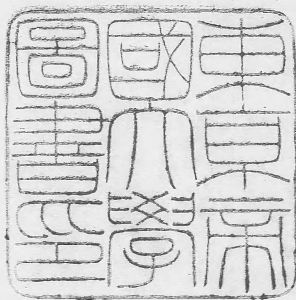
照例糴穀支觧趙嘉賢索衆兵傘鞘銀二百二十兩見面銀七十五兩沙汰弱兵銀九兩頂補兵缺銀九兩柁兵銀四十八兩𥂁徒銀四十一兩侵尅兵糧銀一百四十兩出汛船銀一十八兩秦希武原索見面賀禮哨長銀三十兩各兵銀一百三十兩餽送生日銀七十兩扣尅各兵二十八年糧銀五十二兩科歛交際銀一百兩中秋節禮銀三十兩元旦禮銀三十兩田兵見

面銀四十二兩紙劄使費銀二十兩僉補什長常例銀一百五十兩春秋祭旗銀二十兩尅扣各兵二三月分糧銀九十兩并邢武收匿銀三十兩趙二索銀十兩合照原

題俱追完給散與營隊什兵勇取實收收管領狀繳報脫逃𥂁徒曺悌仍行該總嚴拿另結等因具招連人呈解到臣據此卷查先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撫淮小草卷之八

關西道甫李三才著

奏議

州縣官給由䟽

題為遵例考覈給由州縣正官事先據直隷

廬州府無為州申准本州知州李作舟關

稱見年三十二歲四川重慶府合州人由

進士萬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除授河

南南陽府鄧州知州本年七月二十二日

到任至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止實歷
俸三十四箇月零八日聞丁母憂至二十
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服闋赴部二十八年
六月二十日復除今職本年十月初六日
到任扣至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止又歷
俸一箇月零二十二日連前連閏通共計
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例應給由又據直
隸鳳陽府宿州申准本州知州馬獻圖關
稱見年三十三歲陝西西安府乾州人由
舉人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除授
前職本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內因查參清
勾軍士不及分數奉文罰俸二箇月不作
實歷外扣該二十九年九月十二日止連
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任內又
因拖欠京庫并徐州廣運倉二項錢糧未
完奉文住俸俱已催徵完解題
准開復例應給由又據直隸揚州府江都縣申
准本縣知縣劉之沂關稱見年三十三歲

山東青州府博興縣人由進士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除授直隸淮安府鹽城縣知縣本年九月初八日到任至二十八年正月初九日止實歷俸一十七箇月零二日調授今職本月十三日到任扣至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止又歷俸一十八箇月零二十八日連前連閏通共計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今任内因京庫錢糧未完奉文住俸隨已解完題

准開復例應給由各等因申報到臣俱經批行頴揚二兵備道查勘去後續據頴州兵備右叅政李維楨呈稱行據廬州府及河南南陽府鄧州查勘得知州李作舟前後兩任月日委果相同任内徵收一應起存錢糧俱完及九分之上積蓄稻穀拆賣引鹽清解軍士俱已足額收支贓罰明白農桑六事保民實政五事俱各修舉又據鳳陽府查勘得宿州知州馬猷圖三年任内經

管徵解過起運本折并存留折色各項錢糧俱足九分之上積蓄稻穀過額拆賣引鹽已足九分收支贓罰明白保民實政五事農桑六事俱各修舉任內委因清軍不及分數查參罰俸二箇月已經扣除不作實歷又因未完户部項下京庫并廣運倉二項錢糧奉

旨住俸今俱催徵完解已蒙題

准開復俱經各府查明又該本道覆覈別無違礙應准給由等因又據揚州兵備副使楊洵呈稱行據揚淮二府查勘得知縣劉之沂前後任內月日委果相同經管徵解起存京庫一應錢糧已足八分之上積穀拆賣引鹽俱已足額清解軍士足數收支贓罰明白農桑等項六事保民實政五事俱已咸修今任內未完户部項下見徵帶徵京庫錢糧奉

旨住俸旋已解完已蒙題

准開復應准給由又該本道查無違礙等因各
呈詳前來卷查先准吏部咨為酌議考課
之法以肅吏治事今後府州縣正官給由
免其赴京聽撫按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冊差人齎繳其稱
職經薦應得
誥勅命者照例
請給又為申飭考滿官員罰俸事例以定法守
事節開在外考滿官員罰俸月日俱不准

作實歷掌印管糧官錢糧料價完過八分
以上照例考覈又為邊官歷俸已深偶因
公務改調等事今後考滿官不論前後歷
任月日多寡俱得通理又准戶部咨為欽
奉
聖諭事該本部題類覆內開宿州知州馬獻圖
江都縣知縣劉之沂原欠見徵帶徵京庫
錢糧俱各完觧各官所住俸糧應准開支
又為年終查報完糧州縣官員乞准開復

以風激勸事該本部題覆內開宿州知州
馬獻圖原欠徐州廣運倉糧銀今已全完
原住俸糧應准開支各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除欽遵通行查照外今據前因
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吴崇禮考
覈得無為州知州李作舟清嚴守已和平
敷政宿州知州馬獻圖才守俱優勞怨不
避江都縣知縣劉之沂潔守長才誠心直
道俱稱職查得馬獻圖任內先因清勾軍

士不及分數年終查參罰俸二箇月已經
扣足後因拖欠廣運倉又與劉之沂俱欠
京庫各錢糧俱奉文住俸催徵解完亦已
題
准開復俱屬因公既經各該道府查無違礙臣
等覆覈相同俱應准給由除行各官照例
復職接俸管事造冊差人齎部外伏乞
勅下吏部覆加考覈施行緣係遵例考覈給由
州縣正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承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急缺兵備疏

題為黃河南徙潛入淮泗方議疏築偶缺兵

備官員乞

賜速行銓補以奠

根本要地事近緣黃河決自歸德由亳宿固鎮

一帶潛入淮泗而

祖陵運道民生大是可虞臣岌岌行令該管頴

州兵備右參政李維楨淮徐兵備副使劉

大文先行趣時亟為料理臣即遵

旨蔡赴泗
陵勘視修隄建閘分洩下流俾來年伏秋不至
瀰漫再詣徐州李吉口一帶查勘上下原
委丞行䟽導俾不悞新運分行各該有司
正官多方拯濟被水災民一切便宜可行
者次第興舉閘適道臣李維楨呈報繼嫡
母陳氏於十月初十日在家物故即應回
籍守制夫當此河患孔棘之秋
陵運艱阻之際而總河大臣一旦即世河道無
主非藉該道議處工程估筭錢糧不可耳
今頴道兵備既缺非就近議補不可耳臣
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崇禮議照
頴州兵備所轄鳳廬滁和四郡頗為廣遠
無論素日凋瘵繁劇奸宄叵測即今之河
道變遷關係
陵園重而且大兵備之官未可一日缺人綜理
于其間者而道臣李維楨既丁內艱未可
視為尋常缺官可比者伏乞

勅下吏部酌議於就近江北相應官内速行銓
補勒令剋期到任管事庶河道順軌
陵運克濟矣緣係黄河南徙潛入淮泗方議疏
築偶缺兵備官員乞
賜速行銓補以奠
根本要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
蔡宗爵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江防府佐給由疏

題為遵例保留給由江防府佐官員事先據直隸揚州府申准本府江防同知李仙品關稱見年三十三歲陝西西安府高陵縣人由進士萬曆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除授山西潞安府長治縣知縣本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陞授今職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扣至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止連閏實歷

俸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等因
申報到 臣 隨經批行揚州兵備道查勘去
後續據該道副使楊洵呈稱行據揚州府
申稱查得同知李仙品三年任內並無公
私過名粘帶不了事件行過事蹟如經理
兵馬錢糧閘座及委催償糧運并節署府
州印務催徵錢糧及數積儲倉穀足額問
理刑名清理軍匠捕獲盜賊奉行保民實
政五事俱已修舉例應給由等因到道覆

查得同知李仙品三年任內委無違礙應
准給由但本官職專江防見今委署該府
印務防盜撫災清戎核餉地方極為衝繁
諸務一時萃集皆賴本官綜理難以離任
請乞照例保留等因具呈前來據此卷查
先准吏部咨為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治
事今後在外三六年考滿官員除方面府
佐照舊赴京有事地方照舊保留聽撫按
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帶俸就彼復職管事俾冊差人齎繳
其稱職經薦應得
誥勅命者照例
請給又為給由事凡州縣掌印官及邊方管糧
與管漕河府佐并地方有緊要事情官員
考滿俱照舊
奏留又為酌議江上事宜以少裨戎務事今
後江防府佐官三六年給由照舊赴部遇
有緊急事情勢難離任者不妨比照邊海
有事地方具
題保留等因俱經題奉
欽依移咨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提督
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耿定力巡按直隷監察御史吳崇禮巡視
下江監察御史朱吾弼考覈得揚州府江
防同知李仙品端方正氣愼守長才稱職
第本官職司江防重務見今委署該府印
信時值地方荒歉江海盜賊不時竊發兼

以稅使橫征商民歛怨全藉本官撫恤調停委難離任且與邊海事例相孚既經該
道查議前來相應保留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上
請照例行令李仙品免其赴部容令接俸管事
造冊差人齎部考覈施行緣係遵例保留
給由江防府佐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承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造報河道銭糧并陳府官被參疏

題為河患異常河臣久缺敬将淮揚二府所
貯河道銭糧造冊呈
覽并陳府官被論顛末以聽
聖斷事頃接邸報該山東礦税太監陳增題稱
會同撫按查參淮安府署印推官張時顯
不容查理在庫銭糧等因節奉
明旨行臣等撫按會同陳增上緊查核河道歲
積銀両解進併行提問推官張時顯抗阻事

情臣一見之不勝驚駭卷查先於萬曆二十
八年四月內該官商于以龍具奏奉
旨查理河道積餘錢糧臣等會同總河尚書劉
東星督行該道查將淮揚徐三府州庫貯
見在應用歲修河道由閘船稅等銀二萬
三千九百零已經題
報解赴陳增類
進訖後於二十九年四月內又該陳增題為
官商

請查沿江河道船料錢糧無已等事復奉
明旨還遵旨移文各該省直撫按等官查進隨
該臣等又經會同河臣劉東星牌行各司
道再三搜查並無河道項下餘羨已具由
回覆陳增并回咨工部訖突於本年十月
內傳聞陳增往海州青峰頂雲臺山燒香
臣竊恐增乘河臣劉東星物故妄有搜括
驚擾地方臣因會同巡按御史吳崇禮牌
行淮揚二府令其謹守冊籍候總河有官

聽其經理支用不許那移致悞
陵運大事後增果出其不意逼取文冊盖增於
十月十八日到淮即於本日移文促臣等
查庫夫臣駐劄泰州在四五百里之外按
臣駐劄泗州在二三百里之外無論臣等
兵馬刑名一時不能即離亦安能乗風御
氣呼吸千里也淮安府署印推官張時掰
措手不及況奉臣等憲牌安敢以冊與增
乃次日增欻叅時掰抗違内有會同臣等
撫按字樣臣隨於十一月初六日起身抵
淮不意陳增已去乃移書於增大都謂前
奉
旨查河道錢糧已會同查解後奉
旨再查河道錢糧又會同查無羨銀俱經回覆
若查直隷錢糧則又奉
旨免查況今河臣缺官一應
勅印文巻俱在山東夫河決歸徳南徙入淮此
異常大變将來所費不知幾百萬所以撫

按會牌行府不許那移此實兩院之責非
張時獨之罪也即欲清查亦候總河有官
得有
勅印文卷乃可查之該監亦不可過聽左右致
悞
朝廷大事諄懇回覆去訖不意陳增竟有此
奏更借名會同撫按撫按方且百方諫止
何嘗與知一字耶夫臣之撫屬地方內使
最多臣之撫屬官民最為守法蘆洲則那

隆劉朝用党存仁兩淮鹽政則魯保儀真
抽税則暨禄惟徐州陳增耳乃增謂各官
抗拒不知各官何不抗拒此五人者而獨
抗拒陳增也每謂百姓打搶不知百姓何
不打搶此五人者而獨打搶陳增也大都
陳增心地太實左右投究太多各棍惟知
騙詐肥已何知有增又何知有
陵運為
國家萬分重大事情而增隨其指示任其蹤

縱故有此
瀆擾增實不知耳此等情狀明如黑白劃如晝
夜凡有耳目者無不見聞凡有心胷者無
不透徹而況
皇上以天縱神聖明並日月又何待臣辯之畢
也夫臣係外臣言不足信邢隆等俱係內
臣俱係
皇上委任而曾保在揚州暨祿在儀真尤為切
近
皇上試一問之臣言有無欺枉張時珝是否抗
違又勝臣之自言萬萬矣至於淮揚二府
所貯河道錢糧臣謹備造文冊進呈
御覽應否留觧惟
皇上批斷行臣等遵照奉行不惟陳增投充各
棍免得胡猜亂疑而地方官民亦省鎖拏
詐騙無窮之騷擾矣若夫推官張時珝適
值河臣無人又奉臣等憲牌行事有罪則
惟臣等之罪亦惟

皇上察其顛末憐其無辜應否宥免惟聽
聖斷施行臣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緣係河患異常河臣久缺敬將淮揚二
府所貯河道錢糧造冊呈
覽并陳府官被論顛末以聽
聖斷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許炳
齎捧謹題請
旨

計

進
御覽河道錢糧文冊一本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具題奉
聖旨

勘議河工截留漕糧疏

題為河決異常運道
陵園均屬可虞懇乞
聖明亟
勅即推總河漕臣及各該撫按河道等臣速行
議處築濬以安
陵寢以濟運道事行據整飭淮徐兵備兼管河
道副使劉大文呈稱蒙臣劉行准工部咨
備行到道蒙此遵依會同中河夏鎮二分

司看得黃河之變自
代亦異而前代只治
不若今日之甚故用
朝定鼎燕京借以通運
較之前代施工甚難
將漸及
祖陵是又難之更難者矣
口決水由徐溪口符
為二岐一由宿遷之

桃源之白洋河以入
鎮口閘三百餘里故
一帯運河每有淺涸
家圏三仙臺挽黃堌
徐邳之淺艱年以來
苐時通時淤難以永
察院各查勘修治及
亦有覆行查勘作何
承督行管河各官勘

寺蕭家口等隄相繼報決大勢南徙盡由
澮包渦河直入淮泗非獨運道民生大有
可虞將有射激
陵園之勢隨該河南管河道條陳大率謂黃涸
已淤李吉宜濬及剏隄修隄開河濬河四
款本道與各分司共議謂大工興舉竣期
未卜泇河雖通尚有淺礙新運將至大有
可慮故採分管邳宿河務運使趙坰管理
徐屬河防運同許一誠之議自鎮口至磨
兒莊做閘河之制建閘七座節宣啟閉以
通糧艘而東西各工一時並舉亦不妨悞
蓋泇河成與此閘河兼用兩路並行船得
速達此新閘擇於舊河兩旁堅實地土啟
建即黃堌李吉工完引水入運仍行舊河
亦與此閘無礙估用銀二萬二千二百二
十兩零俱於淮徐二庫所貯河道項下銀
內動給各該州縣掌印官採買料物隨宜
調集人夫借用歸仁周莊王口隄閘石塊

先行鋪底不足石塊作速採取并催原買泇河椿木接用責成各掌印官照地勒限歲裏建完其徐邳應濬河淺將内華等閘下板斷流掣調各徭夫酌量深淺挑濬蓋漕運通而後大工方可次第興舉非謂棄河不治任其横流而不已也等因通詳到

臣該臣看得建閘疏渠通漕濟運乃目今第一急圖仰及時先行興舉務俾不悞新運仍候會

題去訖又據該道呈稱會同各分司督率官夫見今興工建閘挑渠以濟新運惟黄河南徙一節屢奉各院行勘又當亟行議處竊謂河性靡常自北而南幾百年矣惟至于徐則萬萬無再南之理何也過徐則入淮漸入三湖且及江矣天下有河淮江湖匯而為一而成世界者耶故今日挽河東歸是必不可已之工即萬不能如漢蹇瓠子故事亦不得不然安可泄泄而不為之

慮者據管河各官所勘往年黃堌衝決塞之不得令本口不塞自洑實為河復故道之機會今蒙墻寺蕭家口之決河既趨南漸會澮包渦河直入淮泗今不急急挽回則

陵運民生均屬可慮故議河於今日大與往昔不同見蒙工部行各院道議挑宋家莊徐家口李吉口等河塞馬家溜武家營何家集諸決挑唐家口通小浮橋以免鎮口灌洑已悉此中利害俱應遵奉第鎮口見有東西兩口雖遇洑灌疊為啟閉亦得不悞運事唐家口小浮橋之水與二十六七年景象又自不同似應仍挑至鎮口為便且河南管河道所議蒙墻決口於北岸傅家集山東曹縣地方王家口迎溜處起至宋家莊後徐家口開通十二里仍於本口築壩遏水舊河自徐家口起至下劉口約十二里洑平合全挑下劉口起至王皇廟止

約十二里河身未没合加濬玉皇廟起至
新河口止約八里自新河口至孫家灣止
約九里清瀝尚流合量濬李吉口在黄堌
東北相隔里許堌口身淤山東見在埽堵
畧避堌口原潰之勢貼北岸至李世科莊
約六里五分從生地闢深自李世科莊至
堅城集西碭山縣界止約二十四里就淤
河撈淺此下引接大河行令本處縣分相
勢着實疏濬開封府南北兩岸河南岸考

成西界頭起至商丘縣蕭家隄決口止商
丘縣蕭家隄起東至碭山縣榮家口止玉
議築隄壩各工等因查與工部劄開大畧
相同亦應准議第合用錢糧尚未估筭候
會明方呈不無遲悞今照江北堅城集至
鎮口止係直隸所轄地方據運使趙堌運
同許一誠估計應挑河道長四萬一百六
十丈各照地勢高下展挑口濶十二四五
丈底濶六七丈深八尺一丈不等内除舊

河闊深不等扣土并調徭夫踹濬不議錢
糧外實共挑土一百六十五萬一千五百
方將土運送南岸離河二十丈之外壘築
長隄一道做邊夯杵一總每方四工給銀
一錢二分該銀一十九萬八千一百八十
兩用募夫六萬六千六十名計一百日完
工但前項銀兩將欲請之
內帑而
冊立大典用費甚多何敢會請江北地方連歲
災荒民窮徹骨且近河者苦於治河傍海
者困於防海兼以
皇簰拽送兵餉加增稅使紛紜應付支吾子遺
殘黎已不堪命若欲加派惟有速之死而
驅之徙耳其每年歲修銀兩先因撙括解
進以濟
大工繼因開通泇河那給工費即存些須不足
建閘之費見今酌議別項措處又安有餘
資為挑河之用司道各官反覆籌思計無

所出夫治河乃所以通漕河不治則漕不通雖江南之粟積如山亦豈能陸地飛輓以達

神京頃以直隸挑河惟漕糧可以議留費尤稱便不則止有束身待罪已耳又安有神輸鬼運以充其費扒請乞具

題以便興舉除河南山東直隸築塞挑濬各工准照工部原劄并各司道所議一面議

題一面責令興工剋期完報其直隸之工合用銀一十九萬八千一百八十兩准將江北漕糧連輕齎留用如不足以江南之糧湊撥河南山東所用工費聽估筭明白或另行議處或一併

請旨以濟工用再照據河南所議下流不挑則水無所歸而上源難塞此自然之理亦自然之勢但李吉至鎮口三百餘里淤墊河身工力艱鉅誠不易舉縱竭力經營挑闢深闊而上流堵塞不堅一處衝決則下流

即淤前工盡棄可為寒心按地修守之策
亟宜講圖請乞一併會議庶河得就下
陵寢運道民生俱有攸賴等因通詳到臣該臣
看得黃河遷變必復故道誠為確論即江
北挑濬之工所費不貲非留漕糧不可仰
先行設處料理興築仍候會
題去訖又據原任潁州兵備今丁憂右參政
李維楨呈據泗州申稱泗苦水患從來舊
矣所幸分導河道稍安詎意今秋黃決歸
德勢就東南併汝潁諸山河總歸於泗瀰
漫泛溢洪流淹占民間地土不能佈種浸
及
祖陵隄岸難以興舉歲修固隄防患又恐下流
壅滯在州東起至龜山老子山程子河安
河洪澤湖阜寧湖與淮河會為巨浸流至
清河口張福口西南水深八九尺不等通
流廣闊復與黃流東入于海其傍溪周家
橋高良澗武家墩三閘係導淮入高寶湖

分由金家灣芒稻河注之于江湖水雖湍
注勢尚汪洋必須堵塞上源俾黃水不至
南徙濬下流使淮水得以東注則
陵寢奠安民生有賴伏乞酌議一應人夫錢糧
疏濬下流之策等因到 臣 該 臣 批行揚州
道會同淮頴二道勘議夫工錢糧作速預
防通詳定奪其上源受水獨慘處該管道
府先查堪動銀穀便宜賑恤去後隨據帶
管頴州道事淮徐兵備副使劉大文揚州
兵備副使楊洵會呈遵蒙會行淮安府同
知崔維嶽通判陳正心督行山陽清河泗
州盱眙宿州各掌印管河官勘議呈報到
道該三道會同南中二河分司看得黃河
來自西北淮水來自西南至清口相會經
安東雲梯關以入於海賊黃强淮弱勢不
相敵故清口常有壅淤泗州每遭淹漫至
萬曆二十二三年間甚至有浸及
陵麓之勢後自分黃導淮功成宣洩有道水患

盡免縱遇伏秋亦無盛漲數年以來非獨
陵園亢爽而民間田地亦漸露出今歲七月以
來河南蒙墻寺蕭家口相繼衝決水盡南
徙恐復浸及
祖陵故有堵塞上源疏濬下流之請今據淮安
管河官督同各該州縣掌印管河各官查
勘明白會議停妥修理武家墩閘座挑濬
淮河口汞濟河高良澗周家橋各處淤淺
議調長夫免動錢糧誠於公帑不費而宣
洩有裨相應及時舉行請乞示行乗此冬
深上緊疏濬如夫役不足另行裒撥勒限
正月以裏報完務要深通以廣分洩等因
到臣該臣看得泗
陵下流分洩之處時當喫緊批行如議作速興
工毋悞時日去訖又據河南管河副使張
鳴鶚呈稱蒙河南巡撫曾都御史率同本
道并分守道右布政使易登瀛睢陳兵備
按察使蕭雍及管河運同錢景醇通判周

應酌各該地方掌印管河委官親詣沿河
一帶查勘得前項決口漫流稍稍消落非
復先時一望無際會亭以西石榴堌等處
有入澮入渦入泡支派經五河泗州其任
禮口白河係新從正河勢有所分流不甚
力恐易淤墊況正河身窄泡澮渦河身寬
較順目前濬復故道尚在勘查轉盼來春
桃花水發萬一大勢南奔噬臍安及所有
從商丘至永城汴隄一帶約九十里全藉
此一線為限即今衝決四出及節年坍損
甚多見委錢同知周通判公同商丘知縣
劉育永城知縣邵可立夏邑知縣曾士亮
虞城知縣許夢芝先丈量酌估量借本省
歲修銀夫限目前興工修築使各處支流
暫總歸之白河以為保護
陵寢之計其永城接壤宿州隄界相連適為南
徙要害之處一體增補其另挑唐家口注
之龍溝出小浮橋分殺水勢待會議停妥

另報已蒙河南撫院批允汴隄見今興工
今照宿州地方係直隸所轄合行彼處查
照會同修築等因通詳到臣該臣批行頼
州道上緊勘議去後隨據帶管劉副使呈
稱依蒙行據宿州知州馬獻圖申稱親詣
所轄城西界首舖接壤河南永城縣地方
查勘得界首舖離州一百里於內應該接
築受水之處約有三十里丈量共六千八
百八方八分高低不等大約用銀一千二
十餘两用夫一千二百名在於本州召募
其磚石樁埽及各夫工食將本州舊有歲
觧協濟徐州隄夫銀六百六十六两扣留
以抵修築汴隄工費阻塞水勢免入澮渦
二河以保
祖陵無虞不足銀两或量動河工等銀接濟或
分派臨近受水州縣共出等因到道該本
道議得接築汴隄誠為保護
陵園奠安民社之計合用工料勢所難緩但宿

州蕞爾積災之地正項錢糧尚多逋負恐
難獨任此修築之費等因呈詳到臣該
批行該道一面作速設處錢糧一面及時
興工仍候通詳去後案照先准工部咨該
工科署科事左給事中張問達具題前事
等因奉

聖旨黃河橫決恐侵泗州
祖陵且妨運道今河漕大臣既缺着便會官推
舉忠誠練達堪任的去剋期赴彼處置一面
先行文與各該巡撫多方料理毋得坐視貽
患該部知道欽此內開又該臣
題為黃河異常徙決懇乞亟
勅當事臣工趁時踈築以安
陵運民生事等因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
崇禮
題為黃河南決水患異常懇乞
聖明亟
勅當事臣工及時築濬以奠

陵寢以濟運道民生事等因俱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議得黄河南
徙河臣病故奏
旨嚴切合先通行議將蒙墻寺西北宋家莊至
上流傅家集兩河相望約十里許乃黄流
灣曲之所須開濬直河可以引水東流仍
自徐家口起至下流口止約長十二里大
加挑挖務俾深闊容受水汛併將李吉口
以下堅城集三十餘里沙淤河道盡力挑
通且黄堌口迤南如馬家溜武家營何家
集各處決口速行堵塞更加堅厚使河流
盡歸正漕免致旁瀉又恐全河來復灌淤
鎮口再改挑唐家口而注之龍溝入小浮
橋庶既資其利又免其害目前急切之計
似無出於此者然此乃本部據昔日之見
聞備陳其說以俟當事者之覆勘倘河有
變遷別有經久良策不妨明白議寢弗得
遷延推諉以至冬盡春初河流暴漲愈難

為力且使空船不得南還有悞新運等因備咨到臣該臣看得黄河自上源歸德蒙墻寺蕭家口報決瀰漫亳宿一帶入澮包渦河下五河經泗州洪澤湖以至清河口汪洋無際其李吉黄堌鎮口徐邳一帶舊河遂為平陸不惟

陵寢可虞而於運道民生尤為萬分喫緊事關

國家利害臣與有坿循之責實切疚心故汲汲偕按臣吴崇禮具

題亟

勅當事河臣趂時疏治適總河尚書劉東星物故臣即馳赴泗州躬詣

祖陵會同按臣吴崇禮環視四圍風氣完固松楸蓊鬱實四五年間分黄導淮之功即今河盡南趨漫散而來亦強弩之末耳惟舊龍嘴金水橋下有水然俱在金水溝中謂之隨龍水法應有之者即遇水漫有東隄一帶可恃此東隄者乃萬曆二十五年欽

天監監副楊汝常奉
命前來看視風水改建置有閘座節宣以時驗
看今年水痕比先年尚少二尺餘惟慮來
年伏秋水漲有難逆覩耳行據道府各官
將泗州以下高堰之周家橋高良澗武家
墩三閘趂時疏治即來年水大由此三閘
旁洩入高寶諸湖直下金家灣芒稻河注
之於江又挑濬淮河口永濟河由清河口
經安東縣雲梯關東注於海此目前疏導
下流保護
祖陵之計也河南管河道因歸德之決見今修
復汴隄而江北宿州與此隄接連行據該
道議詳自永城縣界首鋪接築三十里歸
之徐溪口白河挽河東向此目前節制上
源保護
陵寢之計也至若鎮口閘以下徐邳宿遷磨兒
莊一帶運道不通雖有泇河止行輕小之
舟轉盻重運將臨其何能濟行據道府各

官自鎮口閘起至磨兒莊做照閘河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啟閉以通糧艘盖泇河成與此閘两路並行即河復故道仍行舊河亦與新閘無碍在事諸臣胼手胝足歲底雖不能告完諒在正月内可以報竣此目前救濟新運之計也照目前之計苟就而挽河歸復故道又不可不為急圖自歸德蒙墻寺決口以至李吉黄堌堅城集疏河塞決築隄工程係屬河南山東

地方彼中當事諸臣見今勘估料理而在江北自堅城集起至鎮口閘止挑濬河渠大約費銀一十九萬有奇須議留漕糧乃克濟事此恢復故道維護

陵寢保全漕渠奠安民社經久之計也盖河不两行此塞彼通行之數十年又兊他徙或仍趨故道而淤者又復成河自古迄今無百年不治之河惟今急將衝決處所厚築隄防相機順水之性使其東水就道即挑

渠不過引流而衝刷實藉全河之力因勢
而導以水治水則事一功百矣必須能塞
方可議挑則堵塞視開挑更為費力一挑
一塞兩工並興審勢度力非臣愚一手一
足可能獨任者伏乞
皇上上以
萬世根本為重下以
國計民生為急責成總河大臣星夜前来綜
理河事庶主任專而責成效此臣勘視河
道料理大槩如此若夫悉心區畫請撥錢
糧鳩夫庀材由細及鉅懲前慮後別求利
涉以圖久安長治之策合河南山東直隸
地方諸臣同心共濟以期河流順軌者此
惟總河大臣加之意耳盖專任易於底績
亦非臣愚一手一足可能越俎而治者所
據前項各道估勘工程節經詳議前来該
臣陸續批行可以便宜行事者先行興舉
應該會題者仍候會議題

請但令事勢孔急伏乞速
勅工部覆議行令新任河臣一體遵照施行緣
係河決異常運道
陵園均屬可虞懇乞
聖明亟
勅即推總河漕臣及各該撫按河道等臣速行
議處築濬以安
陵寢以濟運道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承差涂麒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

縣官被逮歷查貢扛疏

題為恭報奉

旨杻解官犯起程并查廣東錢糧已經解

進事臣於萬曆三十年正月初六日接得邸

報該尚膳監少監魏希高題稱廣東開采

珠池太監李鳳差委官舍押解稅課銀兩

據參隨趙安偷走來京口稱行至臨淮縣

濠梁驛有知縣林錝不行應付夫馬勘合

扯碎復令夫頭周恩徐紹南等打搶官舍

錢糧堆放於街等因奉
聖旨進貢錢糧經過地方不行應付却又裂碎
勘合採打押解人役好生欺玩奏內知縣林
鍒并夫頭周恩徐紹南便着錦衣衛差的當
官校拏解来京究問其錢糧着該撫按等官
行催上緊觧進應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捧
讀之餘不勝駭愕事関進
貢錢糧重務豈容稽阻若此隨經會同巡按
御史吴崇禮巡塩御史蔣以化牌行頼州
兵備道并鳳陽府嚴查進
貢廣東税課人員的於何日到於臨淮地方
知縣林鍒因何不行應付復又扯碎勘合
夫頭周恩等因何打搶官舍行李的係何
物即今進
貢錢糧曾否起解用何應付前進有無堆寄
踈失仍将官犯先行拘禁聽候
駕帖行事今據带管頼州道事淮徐兵備副使
劉大文呈據鳳陽府呈遵奉查得舊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濠梁驛損夫廠陡有浙江
軍門差照磨吳文簡齎執勘合往北京管
觧銀两損七十擡用夫一百四十名至二
十七日又有南京司禮監太監張勤承觧
上用圍屏損箱用夫二百八十名本日又有两
淮鹽法太監委官羅弘祖往北京管觧銀
鞘二十二擡箱四十八擡用夫一百四十
名又儀真抽稅太監委官韓文盛往北京
進錢糧損十擡用夫二十名至二十八日
又有廣東珠池太監委官李文觧市舶銀
两損一百二十擡用夫二百四十四名外
隨從人役穆堂趙安等二十名用廪給一
分口糧二十分馬二十八匹二十九日又
有浙江督稅太監差舍人趙良璧等管觧
龍袍銀鞘等損五十五擡用夫一百一十名三
四日之内進
貢錢糧盈庭共用夫九百三十餘名該縣夫
廠僅額設損夫二百名歷來舊規縣丞主

簿典史輪流承管今該典史俞時行應付
遵依撥夫以先後為序於次月初二日撥
夫先儧廣東珠池委官起程隨有浙江織
稅委官人等與伊奪夫分爭先行廣東
貢槓本日先發一百擡其二十擡委因無夫
於初三日李委官押槓隨行前途固鎮驛
轉送去訖並無踈失堆放及打搶情由夫
厰委係俞典史輪管與林知縣並不干預
叅隨趙安並未見面而勘合何由扯碎如

毀勘合前途憑何應付彼時銀槓到驛共
四五起不等紛擾索取夫馬有要人夫二
三百者有要四五百者典史俞時行一時
催辦不給押槓人役肆行凌詈逢人輒自
毆鎖且一夫一馬另要折乾百文以致四
鄉馬頭人等逃竄無踪遂赴縣蜂擁典史
衙前將典史幼子百般罵勒弔鎖林知縣
但聞此風聲即督促典史縣丞主簿同雇
人夫應付去訖不意叅隨趙安密走赴京

捏情虛誣以致林知縣被

乞具

題廉使黑寃昭明而濠梁百

竊等因備呈到 臣 續於正

鳳陽府申稱

欽差錦衣衛官校徐文魁等到

設

龍亭於察院文武各官行禮畢

駕帖當將臨淮縣知縣林鋕并

南發放如法上刑杻解起

同按臣吳崇禮鹽臣蔣以

梁一驛為四通八達之衝

要路連年水旱薦臻凋敝

進

貢絡繹不絶舊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四日之內浙江南

東等處進貢

上用錢糧叢集到驛所用損夫

濠梁豈能辦此不惟無額外之銀雇夫亦且無額外之人應募以故各官無奈定以先後為序先到之損先發後到之損後發先發之夫送回前損然後後發之損方得有夫輪流挨撥以致守候二三日者誠亦有之實萬分艱難不得已耳至如押解人員彼此又有強弱為強者奮力爭奪即得先行弱者不能爭奪不免在後此嗔彼怪胡打亂搶即地方官民方且閉門藏躲誰

敢為之主張者知縣林錝職司一邑綜理百務雖應付自有專委之人而當變亦欠區處之法然督責縣丞主簿典史雇夫催損先後齎發亦可謂有急公之義矣本官原未曾與押後相見何從有不准應付之語原未曾見所執何文又安得有裂碎勘合之事况山東南北直隸一帶一一應付前進非得勘合誰憑信之竊計此時前項錢糧俱已到京此中並無時刻堆寄萬耳

萬目共見共聞何敢欺也至於夫頭下賤
奔走使令之人耳一見官舍衆隨奉之如
神鬼畏之如虎狼方叩頭乞命之不暇又
敢與之毆搶相抗執此等事情此等景象
明如觀火易於指掌自難逃於
聖明萬里之見耳夫林錄果係裂碎勘合果有
不准應付之語則無父無
君本犯死有餘罪
皇上之逮之也

雷霆之震也其誰敢不畏今錢糧到京並無稽
滯是原無裂碎勘合原無不准應付之語
則奉公奉法本犯情實可矜
皇上之赦之也
日月之照也
雨露之濡也其誰敢不服
怒而執之
察而舍之
威莫赫焉

德莫厚焉天下萬世誰不舉手加額共頌
堯舜也哉臣等據實上
聞不敢代為辯白知
聖明必有
洞鑒無庸臣下之嘵嘵也今照廣東稅課錢糧
旨拏解官犯已經杻解起程相應會本題
已經起解赴京奏
報仍乞
勅下兵部再查浙江南京兩淮儀真廣東等處
解
進錢糧勘合長單查驗是否三四日内齊到
濠梁廣東應付勘合有無碎裂即今前項
管解員役曾否到京有無躭失情由逐查
明悉覆議上
請定奪施行緣係恭報奉
旨杻解官犯起程并查廣東錢糧已經解
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涂麒
齎捧謹題請

旨

萬暦三十年正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

回奏貪肆将官疏

題為汛防已畢糾劾不職将官以肅兵戎事

行據整飭揚州海防兵備副使楊洵呈觧

審問過犯人趙嘉賢等招由内開問得趙

嘉賢年三十三歳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

由會試中式武舉除授紹興衛右所鎮撫

陞授狼山水兵把總狀招萬暦二十八年

正月内有通州守禦千户所在官指揮僉

事秦希武奉文委管狼山陸營中軍事務

伊就不合不守官箴專肆貪濫指倚到任為由索得在官哨長王文等一百五十名每名見面賀禮銀二錢共銀三十兩散兵一千三百名每名銀一錢共銀一百三十兩俱接受入已王文證本年二月內值遇秦希武母親生日有在官哨長邢武希圖逢迎及要就中歛取財物亦不合指倚餽送祝禮科歛縣營隊什長兵勇共銀一百兩內止將銀七十兩送與秦希武又不合

接受餘銀三十兩邢武又不合收匿各入已本年各兵支領口糧秦希武又不合故違衛所管軍人等関出糧物扣減入已值銀三十兩以上者問罪追贓完日軍職立功五年滿日降一級帶俸差操事例縣營兵勇一千三百名每名尅銀四分共銀五十二兩又不合侵尅入已秦希武委放本年夏季月餉糧銀伊指餽送總兵交際又不合科歛在官隊什長張節等共銀一百

兩入已本年八月內秦希武又不合指倚中秋節禮常例為由索得隊什長銀共三十兩入已至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嘉賢陞授前職到任管事亦不合放尤貪贖令在官家人趙二亦不合依聽指倚置辦傘轎每兵一名索銀二錢計兵一千一百名共銀二百二十兩有後故褚銀過送與嘉賢又不合收受入已嘉賢又不合倚稱見面常例索得在官捕盜陳有功等五十名每

名銀一兩五錢共銀七十五兩入已本營缺兵召募頂補嘉賢又不合仍令趙二索得不在官李檀等九十名每名銀一錢共銀九兩以上三項趙二指替過送伊又不合科索各兵銀不等共得銀十兩入已嘉賢因見各兵易於需索又不合聲言沙汰弱兵索受在官李注等九名每名銀一兩共銀九兩及有不在官柁兵張遜等八名老弱不堪訣前任王副總兵選單每人出

銀六兩共銀四十八兩央浼趙二送與嘉
賢又不合俱接受入已准令頂補向因無
缺故未收補比有江南福山不在官虞把
總前來會哨捕捉脱逃鹽徒曹悌伊亦不
合將銀四十一兩送與嘉賢又不合接受
入已致縱脱逃未獲凡遇支放糧銀嘉賢
又不合故違前例每月扣尅兵糧銀二十
兩計七箇月共銀一百四十兩又不合侵
尅入已嘉賢又令捕兵駕船遠送親人致

兵陳勝等十三名遭風淹死海內嘉賢希
圖撫飾又不合妄稱出洋哨探未回本年
出汛嘉賢又不合索取沙營九船常例每
船銀二兩共銀一十八兩入已本年十二
月內有陸營征西營回兵士八十四名到
營秦希武又不合每名索要叩見銀五錢
共銀四十二兩入已方准入冊收糧本月
終秦希武又不合指稱元旦節禮索得隊
什長銀共三十兩入已萬曆二十九年春

季舊規例應分兵防守秦希武又不合指
稱紙劄使費共歛各兵銀二十兩入已秦
希武凡遇僉補隊什目兵又不合索要見
面常例計更換五十名每名銀三兩共銀
一百五十兩入已俱王文邪武張節并在
官柈逢時等證及每年春秋二季祭旗秦
希武又不合指以置辦祭品共歛各兵銀
二十兩入已比秦希武要得作威濟貪凡
見各兵遂就厲色呼叱及遇支放本年二

三月分糧料銀兩伊又不合仍違前例於
内侵尅各兵糧銀九十兩入已以致衆兵
怨讟騰沸彼蒙前任揚州海防兵備陳右
布政使訪得嘉賢與秦希武貪濫不職將
各前項賍私一併揭報巡撫鳳陽提督軍
務李都御史覆行查訪是的隨蒙具本
題叅當蒙兵部覆奏
欽依着巡撫衙門提問亦蒙兵部備由移咨李
都御史處又蒙轉行揚州海防兵備道案

行揚州府會同江防李同知黎推官行提嘉賢等一干犯證到官嚴加究問前情明白具招連人申觧本道又經再三駁審無異三名秦希武年四十二歲原籍兩淮運司通州分司呂四場竈有父秦泮以援例義民官於嘉靖三十四年間征倭有功歷陞直隸揚州衛通州守禦千戶所指揮僉事嘉靖三十七年陞周家橋把總被論年老関所申詳住俸希武係嫡長親男襲替

前職於萬曆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任管事邢武年三十歲趙二年二十六歲各招與趙嘉賢招同議得趙嘉賢秦希武俱合依官物當應給付與人已出庫而未給付但有守掌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四十貫律斬係雜犯准徒五年邢武趙二俱依非因公務而科斂人財入己者計贓以不枉法論無祿人各一百二十貫之上罪止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邢武趙二俱

有

大誥又與趙嘉賢秦希武遇蒙

恩例趙嘉賢秦希武各減去一年止徒四年邢
武趙二各通減二等各杖九十徒二年半
審趙嘉賢秦希武俱有力趙二稍有力各
照例納米折工價贖罪邢武無力免杖定
發衝要驛分照徒年限擺站滿放各完日
趙嘉賢秦希武免其立功趙嘉賢係所鎮
撫原非實職應革職為民秦希武革去中
軍仍於原職上降一級帶俸差操不許管
軍管事邢武革去哨長查得趙嘉賢等各
罪犯在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昧爽
以前但係奉

欽依提問人犯例不宥免照追趙嘉賢秦希武
各官紙銀三錢趙二邢武各民紙銀一錢
二分五釐并各贖罪不等趙嘉賢秦希武
各米四十石俱每石折銀五錢各共銀二
十兩趙二工價銀九兩俱追貯揚州府官庫

兵科抄出該臣具
題前事等因覆奉
聖旨是趙嘉賢等着巡撫衙門提問具奏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隨經劄行揚州海防兵備
道究勘去後今據招解前來覆加研審無
異該臣看得趙嘉賢秦希武各以武弁庸
愚官常敗壞不思將領重寄敢慫市井貪
饕或假傘轎祭旗科擾肆出或指見面壽
節需索公行補兵則有常例支餉則有扣
除種種贓私歷歷可據此二官者誠為營
伍之豺狼士卒之蟊賊也擬徒革降實不
為枉邢武趙二借勢科尅徒亦允宜既經
道府反覆駁審明白又該臣覆勘無異相
應依擬除將各犯贓田監覊聽候外今將
問過招由理合具
奏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上
請行臣遵奉施行緣係奉

旨提問官犯事理未敢擅便

差涂麒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年正月二十

聖旨兵部知道

本院給由疏

奏為給由事臣見年五十

西西安府臨潼縣人由

年四月除授戶部山東

奉

欽依候裁本年二月塡補本

本部雲南司署員外郎

實授十一年十二月陞本

事員外郎本年三月降

官七月陞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十二年
十一月陞本部儀制司署郎中事主事十
五年二月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十六年閏
六月陞河南布政司右參議十七年十二
月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十九年閏三月調
山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二十年五月
因病具
奏回籍調理二十三年五月起山東按察司
副使提督學校本年六月内陞南京通政

司右參議二十六年九月初六日陞大理
寺右少卿本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二十
七年閏四月内轉左少卿至本年五月初
十日止連閏實歷俸計五箇月零二十八
日荷蒙
聖恩陞授今職本年八月十三日入境交代接
管行事扣至三十年二月十四日止又歷
俸三十箇月零二日連前例應通理實歷
正四品俸三十六箇月三年已滿例該給

由但臣欽奉
勅諭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海防提督軍務不
敢擅離伏乞
勅下吏部查例上
請定奪行臣遵照施行臣無任感激隕越之至
緣係給由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涂麒
齎捧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年二月十六日具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

參狼山副將縱容販鹽疏

題為糾劾不職將領擅役兵船夾帶私鹽事
萬曆三十年二月初八日據狼山副總兵
黃榜稟帖内開據揚州遊擊孫繩祖報稱
本總所差船隻前抵揚州謁府縣各衙門
巡捕人役上船搜有私鹽并捉獲隨船人
役送官緣由到職據此照得本職陞任狼
山有二壻俱係生員向來隨任讀書今當
考試之期於本年正月内同家眷回籍差

撥捕兵徐忠座船裝送行時惟慮兵役壞事本職親自臨船禁諭復差水營中軍掌號官吴志道逐一搜檢回稱並無夾帶私鹽方撥開行今據所報豈捕兵不畏法度以利迷心於沿途裝鹽船隻私相偷買藏匿頭梢艙内今被搜獲送官為照船兵倚公差而夾帶私鹽法所不宥而本職踈縱之罪萬不能逭矣等因具稟到臣 臣 一見之不勝驚訝夫黃榜身膺總帥之任職司水陸之防所差座船者即該營戰船也所差捕兵者即水營額兵也二者皆當時常訓練以備衝鋒破敵之需輪撥偵探以利海洋巡緝之用故臣之禁約不許私役兵船擅離信地而本官乃敢撥以送壻號令謂何耳本官職掌固在緝捕鹽盗各該将領莫不斤斤而本官乃敢自帶私鹽典守安在耶故私鹽不可帶也兵船亦不可撥也私鹽誘於不知也兵船又何以自誘也

知而使之是不潔不知而使之是不明不潔不明安望其振刷營伍督率屬官而捍禦邊海重地乎況當此春汛緊急之時而本官乃恬不畏法肆行無忌亦可恨之甚矣除夾帶私鹽係捕兵捜獲聽巡鹽御史究問正法外臣謹會同巡按御史吳崇禮巡鹽御史蔣以化參照提督南直隸狼山等處地方副總兵黃榜貎若堂堂有餘内實空空無物溺兒女之私視軍令為故事

甘市井之見等法紀於弁髦據其平時舉動雖云尚無大過即其今日所犯百口實難自解所當革任降調以示懲創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議上

請將副總兵黃榜革任回衛聽候降調別用庶將領知警營伍益肅其於戎務鹽法未必無小補矣緣係糾劾不職將領擅役兵船夾帶私鹽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承差涂麒齋捧謹題請
旨
萬暦三十年二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歴陳　國勢病由疏

題為歴陳
國勢之所由病與其機之所由危懇乞
聖明勵精整頓以保天下事嘗聞明主不好利
而忘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有大小
義有緩急其辯之早也竊見近年以来
國事日非時政日異正言讜論如水投石豈
不以邊烽不起四海無虞吾遂可以恣意
縱志晏然於

九重之上扎不知其勢甚病其機更甚危也臣
請歷陳其狀盖不敢不忠而惟望於
明主之垂察也臣自束髮登
朝正我
皇上御極之始
郊廟必親
朝講日事用人未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
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修
國有餘粟民有餘食熙熙恬恬亦一時之盛

也盖自炎菑內訌而
國之費侈矣自哱拜外叛而
國之用匱矣雖然此猶內事也不得不應之
兵也未幾而日本之役興矣夫謂朝鮮貢
獻之邑也唇齒之勢也為之屯兵鴨綠以
為聲援可也為之收復王京因而宣捷可
也為其危亡不保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
計不出此無端驅衽席之赤子勤瘴海之
外夷奪有限之口食填無用之絕壑勞師

百萬費財亦百萬士民愁苦海內驛騷其
於
中國毫毛有裨乱如曰彼我之衛也不救非
所以為智乃實不足為衛矣如曰彼亡我
且鄰倭也不救非所以自保今我九邊每
每隣虜矣如曰彼夙志忠順也有之非所
以為義然猶勝為敵人之所取矣且今亦
不能禁敵之不取也此一失計而
國家遂索爲不能堪矣又未幾而播酋之難
作矣夫楊應龍之殺其妻也夷狄之人夷
狄之性耳夷狄之事
中國不之治也乃計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
以法始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
無何又撫朝更夕改二三其政彼酋之習
見我如斯也遂睨然有輕
中國之心而狡爲肆其跳梁之志攻陷我城
池屠戮我軍民劫縛我職官侵突我疆界
于是不得不起六郡之師以赴之雖天贊

其決旋即殄殲戮之殺傷靡費亦略相當是其終之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之也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計而
國家遂耗爲不可支矣乃者天不厭禍黄河又決夫此黄河也一徙千里比數百年未有之變也非細故也非遠憂也
國家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泇河恐終不足恃漕運恐終不可濟
京師百萬之衆嗷嗷待哺即使沙礫化爲南金丸石變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民既無食雖羲皇再世堯舜復生亦豈能保蕭墻之内耶治之而必復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爲取之取之於民而民不堪也取之於官而官無應也失業之衆歎食愁衣不遑之徒窺端伺釁一旦羣聚河上是借之地也是爲之所也一夫倡亂勞民

競起投鍤攘臂謀於版築之間登高遠呼
奮於饑寒之後義不能止法不能禁雖使
管晏之智賁育之勇恐亦無方收也此有
識者之所憂而時俗之所忽焉者也興大
役動大衆自古奸人之資也所謂挑動黃
河天下反也故此一役也
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此危機也上而
陵園下而民生臣猶未及言也夫前之失計既
如彼今之大患又如此譬有人焉血氣充
足觔骨強盛本無恙也今日生一瘡一誤
之而身弱明日生一瘡再誤之而身危既
已弱矣既已危矣突而大毒出焉不在四
肢不在皮膚而適當腹心咽喉之際不治
不可治之而不愈不可已身不自知其端
醫人莫能名其狀當此呼吸存亡之秋瞬
息不保之日而尚爾縱欲肆情犯霧蒙露
即金石之軀安能當此銷鑠哉而況百孔
千瘡又且蘊隆崇結待時而決耶即今太

倉無二年之儲九邊有終歲之餉小民皮
骨飫飽於豺狼四海脂膏填於帑藏所
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轉危而為安易亂
而為治無如前日傳奉之
聖諭矣故礦稅之旋復臣不必言其弊政之當
亟罷建言之終斥臣不必言其忠良之當
亟收無辜之復繫臣不必言其刑罰之當
亟改蓋
聖心原無不照

聖智原無不周故臣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惟歷
陳
國家所以受病之勢與
國家所以致亂之機如此
皇上清宴之暇平明之際試一思之無聊之民
尚可當此礦稅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
賢否積怨之衆尚可終此濫及否
穆然深念
毅然猛斷前所傳

論務在必行嗇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
而伸在萬世而更
旰食宵衣
側身脩行
郊廟必親
朝講必復盡祛近日之弊一還當年之美將
見在
廷諸臣莫不洗心滌慮努力向風必勤必慎
必公必廉共解倒懸之民齊贊

維新之政此猶救時之策所謂尚得其半者也
不然民心不可再傷事幾不可再誤苟且
躭延日復一日蓄毒一潰莫可為也已惟
皇上留神照察施行臣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涂麒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初十日具題奉
聖旨

内使被弄無已疏

題為内使被弄無已微臣不堪重任懇乞罷
斥以明臣節事臣受
命撫淮三年於今頃者報滿自分幽黜更蒙
聖恩特賜俯留此
皇上高厚之德
天地之施非臣盡瘁鞠躬所能上報結草啣環
曷能自已豈忍言去豈敢言去第勢有不
得不去理有不容不去者惟

皇上垂憐罷臣俾臣早去以明臣節前者接戶
部咨文傳奉
聖諭罷止礦稅臣已即行揚儀徐州各監知會
遍曉小民禁止槍截此臣弘宣
上德撫安衆庶之職分也亦政體也後又奉有
復稅之
旨更聞礦稅自有停止之日各監已俱照舊徵
收百姓亦安心顒望
後命矣不謂徐州稅監陳增投克各役一向恨
臣約束必欲乘此機會百計搆臣欲上激
聖怒下鬪陳增今日某處殺人明日某處搶奪
今日提解某人某人明日追徵某贓某贓
移臣手本有一日三四至者比前未罷礦
稅之先雷焰更張十倍矣夫陳增所管者
徐州一處耳淮揚盧鳳原非所轄之地
皇上明知也增亦明知也今無奈各役提掇木
偶恣逞虎狼陽肆劫擄陰設陷穽其意只
在去臣而後為快故一人也而牵連數十

人一事也而波及數十事鎖官拏吏四境
騷然臣欲不奉行耶彼則挾
皇上之命以命臣謂臣為抗違謂臣為阻撓夫
為抗為阻臣罪當死豈惟
皇上不知即增亦不知也蓋增原不曉文理不
識字義罷然悍然隨人播弄是聽是信耳
臣欲奉行之耶則商民倒懸如在水火搥
胸頓足恨地呼天臣不忍見也豈惟不忍
見之更恐激成大變開禍無窮臣罪亦當
死臣非不足制之也臣亦非不能制之也
放虎噬人而斬之擒縱盜殺人而斬之捕
固有所主之者矣豈惟斬之又從而助之
不啻絆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雖有
聖哲豈易為力扎其手下投役如王桐石
者原係一充軍書手耳已起家逕三十萬
一應文移本章俱出其手見令父子納監
富倍陳增人人共知增不知也
皇上試問內臣暨祿魯保臣言有一字之欺即

寸斬臣也至如王一鵬周子連孟近川岑
中臺石玉山吴見田袁友松湯連泉許西
湖林龍池張西峰于以龍王金印王振吾
周萬國者不下三四十人而此其尤也故
臣自入淮以来有謂增欲於座上殺臣者
有謂增曾遣刺刺臣者有謂增欲進銀三
十萬必且斥臣者又有謂臣糾聚百姓謀
欲殺增者反覆恐喝押闔唊軋皆此輩所
悞增實不知耳夫臣外臣也跡也遠也增
內臣也親也近也內外親跡之分既不相
侔而臣一人之身耳愚直之性耳增雖不
通文理不識字義而王桐石等如鬼如蜮
晝謀夜計此資其策彼藉其力巧拙之轂
既已相懸衆寡之智又所不敵雖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跡遠愚臣可恃無恐然三至之讒慈
母不能保其子浸漬之灌膠漆不能有其
堅彼方熱言冷語巧發奇中

皇上即廣照如神不動如山亦安能不疑臣怒
臣扒臣非懼罪也臣非懼死也自古及今
未有不死之人不罷之官也死而有裨于
國家有利于地方是死而猶生臣不之懼也
臣所懼者死而無益徒足以貽禍士民虧
損
聖德令萬世而下咲臣之愚悲臣之遇故不如
早罷臣之為愈也夫臣一罷則臣職已盡
增怒已泄投充各役又得快心而逞志

皇上亦可省心無事免其終日之
瀆擾矣方今英賢滿
朝地方事宜自有能者任之如臣棊皃僂雁
何足為有無扒若謂臣憂讒畏禍自潔其
身輕棄
主恩不恤民命
天地神明可以鑒臣之心明臣之志不惟不敢
亦不忍也至於依戀名位弗能割舍叓制
奸人不早决斷取咲當時遺譏後世臣亦

有所不屑矣況臣今已劘虎之牙撩螫之
尾朝夕共事更叢怨怒以理以勢無不當
去惟
皇上憐臣察臣速令臣去以全臣節臣不勝惶
恐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涂麒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年三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